

高雄獎



高雄獎決審會議紀錄

時間：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日

地點：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第一會議室

評審：李喬、李敏勇、凌性傑、曾貴海、蔡素芬（依姓名筆畫順序排列）

列席：陳美英、林美秀、張文聰、陳嫻如

會議記錄：吳春慧

初選結果

今年打狗鳳邑文學獎的四項文類（新詩、台語新詩、散文、小說）由各組評審遴選出五篇佳作進入高雄獎決審。入圍名單如下：

文類	作品名稱
新詩	〈當山的文化旋轉——致美濃油紙傘〉、 〈我們說好不哭——災後於左營眷村訪友〉、〈我們對田園計算〉、 〈撲火〉、〈擁抱〉

臺語	〈海港開嘴，功夫高雄〉、〈美濃，恰我的青春少年〉、〈淡水溪的身世〉、
新詩	〈光暗美麗島〉、〈愛河〉
散文	〈新手下人妻〉、〈夜之光〉、〈暗房〉、〈通安街〉、〈黑手寶藏窟〉
小說	〈阿媽的祕密〉、〈輻射人〉、〈太陽的血是黑的〉、〈甜蜜時代〉、〈牌人〉

二十篇作品中由高雄獎評審先圈選心目中的佳作兩篇。最後，有六篇勝出進入最後決選，名單如下：

票數	作品名稱
四票	〈輻射人〉（李喬、凌性傑、曾貴海、蔡素芬）
兩票	〈撲火〉（李喬、李敏勇）
一票	〈美濃，恰我的青春少年〉（李敏勇）、〈黑手寶藏窟〉（凌性傑）、 〈甜蜜時代〉（蔡素芬）、〈牌人〉（曾貴海）、

評審們推派曾貴海擔任主席，主席請各位評審發表對高雄獎及入選作品的看法。

作品綜合討論

曾貴海：

首先看各位評審有沒有要爭取未獲圈選的其他作品討論，如果沒有，就直接進行圈選出的六篇作品的討論。

李喬：

高雄市第一次辦這個獎，我有幾點建議，文學有嚴格的界定，長篇、中篇、短篇小說的敘事、觀點、結構都不一樣。所以我建議往後，小說的部分要很明確的規定字數。第二個，辦高雄獎的用心很可嘉，但是不分文類評選，給篇幅較小的作品三十萬獎金，感覺不符合比例原則；如一首十二行的詩或是八百字的散文，感覺比例上三十萬獎金太高了，如果給小說感覺就比較相符？不同文類一同評比，事實上就是有這種差別。所以我建議，可參考台灣文學館的方式，高雄獎由已經出版的書中選出，或者也可以分文類，詩、散文、小說分開，每年輪流由一類中評選出高雄獎。

曾貴海：

對於高雄獎的意義，我是覺得主要還是站在高雄的角度，能呈現當代高雄的生命、生活的體驗，用這樣的標準來出發。

李喬：

這樣才是高雄獎，才有高雄獎的意義。

李敏勇：

上次評審的時候就對這個獎感到疑惑。主要是有幾個形式上的問題。高雄獎如果是以各組的首獎進入決選，就不會產生可能不是各組首獎，甚至沒有得獎的人，卻可以進入高雄獎決審，也不會出現得獎作品沒有文學性的問題。第二就是，高雄獎的獎金顯然優於各組文類獎項，而各組文類的質量其實不太一樣，如此一來給付標準落差會很大。所以，到底高雄獎要用文學性還是用高雄特色來評選？這有很大的差別。為什麼要叫高雄獎？原本正常的情况是，各組的優選或首獎中去產生一個高雄獎。這個獎主要是針對文學性？還是要加上高雄性？高雄獎一般來說應該要出現高雄當地文學特色。像日本文壇以東京為中心，但周遭的大阪、京都或福岡也會想要產生自己的區域文學來抗衡。南方的文學，應該要有南方性的特色。但這次的辦法會變成可能選出的不是各組最好的作品。我的評選標準是針對高雄性，〈撲火〉的高雄性是正好符合現在氣爆救援，具歷史的高雄性；另外〈美濃，恰我的青春少年〉這首是一種地理性的高雄性。評選的時候，其實會產生很多疑惑，比方說有些作品不錯，但是高雄性不強。我自己偏向於認為高雄獎要跟高雄性有關聯。

蔡素芬：

對於高雄獎，我先解釋小說組的部份。〈輻射人〉是小說獎的第三名有被選入高雄獎，前兩名的主題是跟高雄無關的。以小說組來說，我們五位評審會去看小說的主題跟藝術性，大家有自己的給分標準，這跟高雄獎是無關的。最後我們統計的結果，得獎的前兩名跟高雄無關，但是它們在小說寫作的法則中是比較優越的。

前兩名作品差不多一萬字左右，〈輻射人〉是十萬字。長、短篇小說有其差異，事實上也很難對等評比。〈輻射人〉會被挑到高雄獎，雖然是因為它以高雄為背景，但是它的主題其實是很大的核安問題關懷。如果以高雄為中心，擴散它的地緣，其實屏東跟高雄是很相近的，尤其在安全結構依賴上是連在一起的。所以〈輻射人〉討論到的核安問題，要說跟高雄無關，其實也是有關係，根據地緣的關係，我們把它放進來。至於我個人對高雄獎的看法，當然不同的文類要放在一起是很困難的。再來就是我們對高雄獎的想像是，內容要應該要觸及高雄歷史人文、產業的演變、社會的變化或是在高雄生活的情感方面。這些高雄的種種元素，一篇小說很難全面照顧到這些，只能是局部性的。而且不管化為新詩、小說、散文哪種文類，通常一篇文學作品最後還是回歸到人，所以會有很多跟個人情感家庭相關。這個高雄獎既然不是界定為報導文學，就不免從個人還有家庭出發切入，把情感帶出來，很多篇都這樣。新詩看起來比較多，把高雄的元素套進去。但是也不能只看高雄元素，作為新詩，它的藝術性表現好不好是很重要的。如果只有高雄性的話，能叫做文學獎嗎？再來，因為小說可以包含的內容本來就比較多，也可以看出作者的企圖心跟藝術表現，不過要表現的很完美也不容易，至少我在部份作品上是沒有看到的。

凌性傑：

這次看四個類別的作品，回想當天在散文組評選的時候，這篇〈黑手寶藏窟〉，所有評審都一致認為它是散文組首獎，也是推薦到高雄獎的第一順位。當初我們都認為應該是這篇會勝出。不過比賽辦法上，四個類別

放在一起評比，是有點困難。去年我是評新詩組，相較於今年，我覺得去年有寫蚵仔寮、談高雄海邊狀態的詩，都比今年好。所以這次我沒有選新詩的作品，我選的是散文跟小說。散文的部份，我們推出來的五篇，都是有相當的文學性並且結合在地特色。所以我覺得散文這一類是比較容易兼顧到地方書寫跟文學藝術。這五篇作品中又以〈黑手寶藏窟〉跟〈暗房〉是我最喜歡的。〈黑手寶藏窟〉從兩個小人物，就是黑手，去談高雄的歷史變遷，講折船業的沒落，小人物跟大歷史的對應做的非常好。〈暗房〉寫的是氣爆後，一個高雄比較中下階層家庭，母親跟女兒的關係，題目也取的很好。小說的部份，我在這五篇作品看到，它們受到現在影視文化、流行文化跟新聞報導的影響相當多，人物刻畫也比較扁平一點。〈輻射人〉得獎的話，十萬字對抗四五百字以內的詩歌作品，龐大篇幅佔了相對優勢，其他小篇幅作品實在難以對抗。像〈牌人〉這篇小說，我自己覺得是從蔡明亮的電影〈郊遊〉中取材的。就我自己的觀察，我高雄家附近也有很多新成屋，但那裡其實沒有太多舉牌人，好像台北淡水那一帶比較多。所以這篇〈牌人〉可能參加了其他地方文學獎的徵件，只是作者把地名改了，這是我自己的猜測。至於〈甜蜜時代〉是寫八〇年代的台灣高雄，有它自己特別的地方。但是它裡面提到八〇年代的台灣，大學聯考錄取率只有百分之二。我去查了一下，民國五十八年就已經有百分之三十三點多，到民國七〇年，大概是百分之三十，這個缺點比較明顯。我在看這一系列作品，我也在想高雄獎的設計在形式上要調整一下，如果可以分散到各組選出自己的高雄獎，可能會比較理想，也不會有不同文類放在一起的問題。



曾貴海：

小說中會表現不同的表層跟深層的意義。所以高雄的牌人跟台北的牌人，其實是不太一樣的。我在高雄，因為我從事社會運動，所以我看到在馬英九執政後第三年開始有人舉牌抗議，而且舉牌的人不只一個，有好幾個，都是為反抗政治壓迫，可以用文學呈現他們的心理狀態。所以〈牌人〉有三個背景，第一個是科技新貴變成科技流浪者。第二個，牌人在整個社會中弱勢的狀況。最後就是說，他的兒子竟然用符號來代表，他是不存在的。作為一個存在，只是符號而已，只是政治符號而已。這裡面有很多的社會反抗，這就是高雄常常有的情況。這是高雄的東西，也是南方的一個焦慮。所以我覺得，取材的文體、規範、形式，當然還有不符合評選標準，都是要討論的。不過最後我們還是要討論，我們要不要給這個獎。

李喬：

〈黑手寶藏窟〉，我覺得也是很棒的作品。但是要給獎我個人還是比較偏向推薦〈輻射人〉。這篇主題基本上是通俗小說，在日本叫做大眾小說，正因為如此，它很好看。第二個，主題來看，這篇的主題可能是在台灣的社會中最黑暗的一面，沒有人去曝露，但是它談得非常好。像是這個核害的問題。它直接的主題是講台灣官方高層中牽涉到商業的可怕犯罪結構，我們暫且不講經濟犯罪的邪惡，重點是人在這過程中受到的傷害。這個部分，目前還沒有人寫得非常具體。尤其難得的是，裡面那種黑暗的關係，譬如說怎麼樣去勾奸、犯罪，寫得非常細膩，無人能及。第三個，結構來說，它用偵探的形式去吸引人。其中寫到人性黑暗面的時

候，像是那醫生掙扎著要堅持醫德還是要放棄？我看的時候覺得很感動。這是一篇成功的大眾小說，包含著犯罪結構怎麼掩飾，廠商如何分配利益等等。引人的情節中，隱藏一個主題，就是向大家揭示高級商人的犯罪結構。這樣的東西，我實在寫不來，所以我很欽佩它。所以，假如要給獎的話，我個人會投給〈輻射人〉。

曾貴海：

接下來請大家談談其他入選但尚未談到的作品。像〈撲火〉這篇作品，當初在新詩類的時候我有選擇。不過高雄獎的部份我沒有投它票。〈撲火〉寫的是當下的事件，但是我會去思索，時間一過後，它還是很好的作品嗎？這文本與社會文化跟高雄的關係，是否夠寬大？這是我當時的疑問，所以後來我就沒有選它。李敏勇先生也是詩人，要不要提一下你的意見？

李敏勇：

我一直希望高雄的文學獎，要有高雄的特色，但藝術條件，一樣要注意。並不是說高雄的特色跟文學藝術條件要被分開，而是在文學藝術條件外，又加上高雄的特色，才讓這個高雄文學獎不一樣。我覺得〈撲火〉跟那首臺語新詩〈美濃，恰我的青春少年〉這兩首，一個是當下高雄最被注意的特點，它有時間上的特色，具有這次氣爆的事件的歷史意義，就詩而言也寫得不錯。〈美濃，恰我的青春少年〉則是具地理上的特色，空間性的概念。我考慮到高雄獎的因素，所以我選這兩首詩。我個人覺得最好的就是，高雄文學獎就是要有

高雄特色，當然這個特色一定要通過文學條件審視，不是只具備高雄特色而已。

蔡素芬：

〈甜蜜時代〉中關於聯考的數據，應該是把夜間部跟日間部放在一起算的官方統計數據。當然如果只以日間部來說，印象中應該是百分之十幾，雖然數據引用是不對的，但是這篇有個高雄特色就是它很豐富。那個時代的高雄就是那樣的元素。高雄有很多外地人，它跟屏東的地緣關係很重，所以其實有很多外地人來高雄讀書、工作，它有表現出異鄉人在高雄的生活狀況。〈撲火〉我沒有選，以高雄的元素來說，這是一個最近的事件，而且對高雄來說是傷害的事件。以這兩個找不到的消防隊員當對象去書寫，當然後來屍體找到了，但是以這個為寫作元素來說，我覺得還不夠深入。散文裡面，我看到有寫高雄夜市的，寫高雄拆船業對生命造成危險性。對於我們這種生長在高雄的人，這是更貼近高雄在地性，更日常生活接觸得到的，而不是譁眾取寵的主題。所以，我就沒有選〈撲火〉。另外一篇散文〈黑手寶藏窟〉，我覺得它的文質非常好，它寫黑手，因為台灣的高雄跟台北有許多這種家庭式的黑手，舊機器或是五金的。這篇提到拆船業，只有高雄才有的行業。我當初沒有選，因為我選的都是比較大範圍的表現高雄生活的。這篇是用一個比較家庭的，女孩對於外公的觀察，去寫外公的兄弟之情，它是比較高雄的個人情感。它有高雄的在地性，我覺得這篇是好散文。〈輻射人〉它是個通俗的作品，如果以高雄為中心的輻射地緣關係。它跟屏東那麼近，核電廠發生問題，高雄是一定會波及的。而且小說中有很多隱喻，它把人物安排住在高雄，已經說明地理性的相關性。裡面剛開始以命

案開始，最後也有死亡。剛開始那個命案就是在告訴我們核能安全的問題。尤其這個核電廠裡面竟然是給沒有專業性的包商，請工人去裡面做安全維護有關的工作，這是一件荒謬的事情。這篇小說有很大的社會關懷，雖然是通俗的，但也因為通俗性，使得這個主題可以被閱讀，而不是報紙上常看到的呼籲性的作品。

凌性傑：

這兩年我看了很多各地方的文學獎，我發現有個共同的現象，就是這些參賽者要來投地方文學獎的時候，會用一個比較大的結構，他專寫一個地方，或者寫給某某人，比如說去年高雄的參賽作品有寫給柯旗化。這幾乎已經變成一個參賽的公式，我覺得這樣在結構上有點危險。其實像〈撲火〉或〈美濃，給我的青春少年〉這兩首詩，我覺得大結構上還是有點重複。其實十年前，自由時報新詩首獎李進文寫潛入獄中跟賴和對話的主題，從那次之後，這十年來，有許多現代詩寫作者為了參賽，就用這種寫給某某人的結構。甚至裡面很多字句其實是不斷重複的。句型的變化，包括使用的字詞，很容易從其他的作品中看到，用類似的形式、結構去寫作。所以我比較傾向鼓勵有原創性的作品。像是散文組中，我們選出的那篇〈黑手寶藏窟〉，就是比較有原創性的。如果要給獎，我會傾向給〈黑手寶藏窟〉，或者是〈輻射人〉這兩篇。

曾貴海：

〈輻射人〉我也投他一票，我贊成李喬兄的想法。

李敏勇：

〈輻射人〉就是它的巨大篇幅具有優勢，變成對於其他作品的威脅。

凌性傑：

〈輻射人〉這篇小說有受到影視文化的影響，所以警官的人物設計比較類似於電影《痞子英雄》那樣的人物關係。這次小說的作品有很多都可看到受影視文化影響。但是我很欣賞〈輻射人〉的地方，是它有許多知識都用得恰到好處。像是地理背景的考察，尤其是往墾丁的那段。因為我家是在十號公路旁邊。它對於左營歷史的考察也是準確的，醫生背景也是，輻射、核安的常識，也都是準確的。

蔡素芬：

〈牌人〉這篇作品，小說組評選的時候，也有評審非常喜歡。它具故事性，但以小說的節奏感跟緊密度，並不是那麼緊密。因為此次初步圈選只能選兩篇，所以我就選了比較多具高雄背景及社會變化的，像是〈輻射人〉和〈甜蜜時代〉。

決審結果

經討論後，評審們共同議決以一人一票的方式（亦可棄權），選出高雄獎，如獲半數以上票數即獲獎。〈輻射人〉得票三票（李喬、曾貴海、蔡素芬），〈黑手寶藏窟〉一票（凌性傑），李敏勇放棄投票。

主席宣布二〇一四打狗鳳邑文學獎高雄獎由〈輻射人〉獲獎。

